

古今說部叢書

第六集

古今說部叢書

古今說部叢書六集目錄

史乘

玉照新志 宋王明清

王文正筆錄 宋王曾

觚不觚錄 明王世貞

神怪

睽車志 宋歐陽玄

說聽 明陸延枝

文藝

石林詩話 宋葉夢得

然燈紀聞 新城何世瑞

律詩定體 新城王士正

聲調譜 益都趙執信

談龍錄 益都趙執信

西湖秋柳詞 歸安楊鳳苞

清供

幽夢影 天都張潮

幽夢續影 鎮洋朱擴筠

游記

匡廬紀遊 武進吳闡思

安南紀遊 晉江潘鼎珪

襍志

涪翁雜說 宋黃庭堅

湖堧雜記 錢塘陸次雲

簪雲樓雜說 嘉清陳尚古

天香樓偶得 楠李虞兆澐

鐫廊偶筆 商丘宋鑒

古今說部叢書目錄終

玉照新志卷一

宋 王明清著

慶元丙辰。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兼有奇怪譖謠。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

神廟聖意銳於圖治。熙寧之政。旣一切變更法度。開邊之議遂興。洮河成功。梅仙拓地。然後經理西南小羌。韓存寶以弗績誅。繼而永樂大畝。徐禧之徒死之。由是耻於佳兵。上亦鬱陶成疾。

元祐初政。廟堂諸公共議捐其所取。紹聖崇寧紹述之說。舉竄逐棄地之柄臣。取青唐。進築隍都銀夏。至童貫蔡攸。乃啓燕雲之役。馴至靖康之禍。悉本一二子紹述。思之令人痛心疾首焉。

元祐黨人。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至蔡元長當國。凡所背已者。皆著其間。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其中愚智溷淆。不可分別。至於前日。訾譽元祐之政者。亦獲廁名矣。唯有識講論之熟者。始能辨之。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呂汲公梁况之劉器之定王介甫親黨。呂汲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爲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吾輩將不免矣。後來時事既變。章子厚建元祐黨。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而卒使國家受其咎。悲夫。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占德母事。王文公之贊。永年常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簡。借書多不還。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較多于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前日史臣。悉行遷斥。盡

取王荊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陳瑩中上書曾文肅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其所從來亦有本焉。覽之者熟究而攷之。當知此言不謬。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誅君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曾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變。獄旣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告。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正由猖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

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謫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慰泉扃。並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衡。

冤之魂亦信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詔。載之於新舊唐史。殊爲闕文。如褒贈常潛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以見之。洪景盧容齋三筆不復重錄。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志一書。敍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尙能彷彿記其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萬里相望。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轍。戒舍人倣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

又多遜門下士。有種英蘇冠者。平生最器重之。得罪之後。賓客雲散。獨英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卽明逸。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稱其志守端方。臨事敢決者。一與東坡先生遊。東坡推

爲前輩詩中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能爲樂府號張三影者。有兩蘇世美。一東坡作哀詞者。一蘇丞相子名京。二人皆知名士也。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子高初名迥。後以傳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遽。易字子開。與蘇黃游甚稔。見於尺牘。東坡先生又作芙蓉詩云。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離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巹之後。視其妻則清盼治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孫明之諫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此事與雲溪友議玉簫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忠穆駿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須祠堂焉。賀方回爲子開挽詞。我昔官房子。嘗聞忠穆賢。又云和璧終歸趙。千將不葬吳。今乃印在秦少游集中。明之子卽爲和寧也。少游沒於元符末。子開大觀中猶在其誤明矣。

明清述揮麈錄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府。今又敬以徽宗詔旨攷之。云政和中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閣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忽觀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卽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爲遂寧府又詔主上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爲崇慶府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詔以宿州零璧爲靈璧縣以真州爲儀真郡通州爲靜海郡秀州爲嘉興郡從九域圖志所奏請也實錄與三州圖經及儀真通州嘉興二志皆所不載。明清嘗陳于禮部乞行下遂州照會施行。

是歲十二月甲申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切見朝廷講讀之官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侍講而諸王府亦有侍讀侍講官比擬稱呼相素名之不正孰大於是太宗皇帝初爲韓冀諸王侍讀置侍講後有欲爲皇族子孫置之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講讀請以教授爲名從之且皇族學官尙不可與王

府同稱。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詔諸王府侍講改爲直講。侍讀改爲贊讀。大亨字嘉父。一時知名士也。

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知溫州蘇起奏。臣昨謹將耕籍詔書刻石。被以雲鶴。安奉廳事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自此風雨調順。禾稼盛茂。旣已收穫。枯萎又復生穗。每畝得穀一石至七八斗。乞令諸路州縣効此施行。裕陵覽奏不樂云。起詔佞一至於此。何以敵在位其華飾手詔。豈不是相侮。可送吏部。

蹙破眉峯碧。纖手還重執。鎮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隻。薄暮投村驛。風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窓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裕陵親書其後云。此詞甚佳。不知何人作奏來。蓋以詔曹組者。今宸翰尙藏其家。

宣和末。禁中訛言。崇出深邃。之所有水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携嬪御闈官。凡數十人往觀之。旣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祗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喻左右勿恐懼。見其緝髮如雲。素頸爍玉。呼之凝然不顧。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愕然

而起回首乃一男子鬚髯如棘面長尺餘四目若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失守狩於朔方明清揮麈錄載雍孝聞事頗詳近見秋浦朱去奢云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嘗有詩云官田種秫陶元亮私釜生塵范史雲至今郡人猶傳誦之孝聞沒後和州道士亡其姓名冒而爲孝聞走江淮間其才亦不下孝聞有弔項羽廟文云無守陵之蕙帳有照夜之寒缸過東坡墓題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趨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外何人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在瑤宮宣和初至京師遂得幸祐陵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錫姓名朱廣漢至紹興中猶在寓會稽之天長觀明清尙及識之而洪景盧夷堅志中記其一事云

鄭紳者京師人少日以賓贊事政府坐累被逐貧窶之甚妻棄去適一女他人流落宦寺家不暇訪其生死日益以困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日者驚曰後當官極品未論其他而今已爲觀察且喜在今日君其識焉同行儕輩笑且排之

甫出寺門。有快行家者數輩。宣召甚急。始知其女已入禁中。得幸九重矣。卽除閣門宣贊舍人。未及歲以女正長秋拜廉察。不數年位登師垣。爵封郡王。極其富貴榮寵。妻再適張公縕。夤緣肺腑。亦至正任承宣使。韓鬚斯士。鄭氏壻也。見語如此。

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

詩話云。昭陵時近臣賦詩一聯云。秦帝宮成陳勝起。明皇殿就祿山來。或有譖于九重。上覽其首句云。朱衣吏引上高臺。卽不復視天語。以爲器量如此。何足觀耶。嗚呼。昭陵豈不見全篇。偷盡以過目。則不可回互矣。此堯舜之用心。宜乎享國。

章聖朝。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燕榮中。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獨

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誦北山移文一遍明逸不懼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荊公進用時有王一介中甫者以詩詆之云草廬三顧動幽蟬蕙帳一空生曉寒荊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蓋取於此中父三衢人也昭陵時中制科仕裕陵爲從官子況之彥允漢之彥周渙之彥昭渢之彥楚皆近世名卿今家居京口

明清近觀熙豐起居注云元豐四年慈聖光獻皇后上仙裕陵追慕至忘寢食適詣闕上言能使返魂上亦信之使試其術且載其施行云太廟齋郎姜適進狀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光祿寺丞緯之姪爲學道休官有法能致致一作救

玉照新志卷二

宋 王明清著

陳瑩中諫垣集。言之詳矣。削籍於建中靖國。崇寧初。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卒于位。恩數甚渥。後二年。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登對歸。與客言。穆若之容。不合相法。終當有播遷之厄。客告其語。遂坐誅。弟邦送涪州編管。處厚亦追貶單州圍練副使。具列詔旨。至重和元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閣上書。力陳不可。且極言一時之失。逾萬言。未有御批云。比緣大臣建議。欲恢復燕雲故地。王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於朕聽。臣僚咸謂毀薄時政。首沮大事。乞行竄殛。朕以承平之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寘之典刑。優加爵賞。僉論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因處厚責降。遂寢不行。今處厚未盡復舊官。可特追復正奉大夫。給還遺表恩澤。特先補堯臣承務郎。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明清伏讀。至是淚落闌干。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爲非。特當時大臣唯務迎合將順。以